



日本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第1辑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

刘海燕 著

中国传媒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传播丛书
第2辑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

刘海燕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刘海燕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8
(日本语言·文化·传播丛书·第2辑)

ISBN 978-7-5657-1961-5

I. ①日… II. ①刘… III. ①汉语—语言教学—教育史—研究—日本
IV. ①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852 号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

RIBEN HANYU JIAOXUE LISHI YANJIU

著 者 刘海燕

策划编辑 李水仙

责任编辑 张 旭

特约编辑 陈 默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4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961-5/H·1961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 李如龙

去年,在重庆大学的一次对外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突然有一位主持大会的专家公然批判起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别化”,我觉得莫名其妙,并且,也产生了几分悲哀。新中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已经一个甲子了,竟然还有大专家说,只要有好的通用教材就行了,不要考虑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摆在你的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读了它,反对“国别化”的歪论就不攻自破了。

日本人应该是最早成规模地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群,1700年前,他们就从朝鲜引入了中国最早的启蒙课本——周兴嗣所编的《千字文》,1400年前在宫廷设学,拿它做课本。没过多久,又派遣成批的“遣隋使、遣唐使”来长安学汉语,并在国内设立官学。那时的日本人学汉语,就是跟中国人的学习一样,从《千字文》到四书五经,亦步亦趋、生吞活剥地学,说得好听一点,倒是“原汁原味”、不考虑“国别化”,采用现行的通用教材。聪明的日本人很快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对其进行了种种改良。鉴于中国式拼音(反切)的繁难,1200年前空海和尚用汉字的草书笔画创制了平假名,作为汉语

和日语的拼音工具。从900年前的幕府时代起,来华学习过的唐通事们就不用《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做入门教材了,他们自创了一整套“类语”和“字话”来学习中古时期的“唐话”。这套日本化的汉语教材后来延续了700年,直到明治维新之后,由于“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才改弦易辙,以《语言自迩集》为主要依据,采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教学汉语。

事实上,应该说,本书所介绍的12—19世纪“转型期”的日本汉语教学是既能体现汉语的特征(“原型化”),又能切合日本的国情、语情、民情的“国别化”教学。就前者说,其教材、教法遵循的是“字—词—句”的教学模式;就后者说,汉字在日本已经经过“训读”之路进入日语,不只是表达汉语的文字了,由于使用汉字,日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距离也像汉语那样不断地扩大。这种转型正是适应日本的“国别化教学”。后来,在“西化”的过程中,日本的语言学家曾经用汉字译写了几千个英语里的表现现代生活和科学概念的词,就像“政治、经济、社会、民主、共和、立场、场合、机关、机械、人口、人格、文化、艺术、技术、先天、交通、行政、金融、法律、判决、规范、规律、时间、空间、主观、客观、宪政、宪法”这些现代人所熟悉的词语,都是100多年前日本所造、“出口转内销”的,后来成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常用词,进入了基本词汇。这个长达六七百年的转型期,实际上是日本学习和接受汉语汉字和中华文化之后,经过自身的吸收、消化和改良、创造的过程,也是把日本文化推上新的高度的实践。其实,这对我们理解自己的语言文字及其“和而不同”的宽容、广阔的文化特质,总结其对外传播、回馈的价值和前景,都是很有意义的。

19世纪之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邪道。“脱亚入欧”以来,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经济上快速腾飞,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第二语言教育思想和方法转向之后,从技术层面上看,他们在糅合中西文化方面也创造了某些有价值的经验。

日语和汉语是不同类型的语言,日本人都能认识常用汉字,不存在“恐汉字症”,但是经过多种“音读”和“训读”,他们对汉字的音义和作为现代汉语语素的现代汉字的理解已经与中国人有了许多差异,学起来会有不少“陷阱”。对日汉语教学怎么教才是最有效的?绝不是只要有个好的通用教材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的。在日本,汉语教学也是历经变革,究竟哪种教材和教学方法更有效,也值得深究。可见,全面地研究日本的汉语教学历史,对于我们了解汉语在国外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如何做到既要“原型化”又要“国别化”,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样例。

本书就是这样一部对日本的汉语教学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尝试。由于中日文化交流史已经相当久远,有关内容的研究早已引起多方面学者们的注意。但是因为历史漫长,内容繁多,从语言、文字和文化方面进行局部研究的论著不少,而单就汉语教学史进行全面系统的具体考察和分析评价的著作并不多。海燕在中国传媒大学从事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后来从我攻读语言教育方向的博士学位,为了对付这个难度相当大的课题,她入学后就读了许多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联系自己十多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实践,思考了许多教材、教法的问题,数易其稿,终于有了一份可供同行们了解的素材,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思考的想法。总的看来,本书中历史过程的叙述多些,总结评判还是不太到位。作为一

个案例分析,有了大体的基础,让更多的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的汉语教育的专家去审视,一定可以使这项研究得到更多的进展,为对外汉语的国别化教学提供更多的参考。

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充分体现汉语的特征,做到“原型化”,也应该适应学习者的国情、语情和民情,做到“国别化”。我想这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方向。但是,我不赞成大家在概念上争论要不要“国别化”,非要辩个水落石出,最好还是多吃一些对不同样品、不同案例的考察,看看各种不同的做法会产生哪些不同的效果。因为检验真理的最好方法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尤其是在历史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事实。

据此,我向对外汉语教育界的同行们推荐此书,希望大家都来考察这个样例,核实其历史的阐述,斟酌其所做的评判,共同思考怎样才能使对外汉语教学,尤其是在国外进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做到“原型化”和“国别化”。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背景 / 1

第一节 现阶段日本汉语教学的困顿 / 1

第二节 现阶段日本汉语教学研究的不足 / 9

第三节 世界汉语教学历史研究的兴起 / 23

第二章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分期 / 29

第一节 以往的分期论述 / 29

第二节 西方外语教学分期的佐证 / 35

第三节 确立日本汉语教学历史分期的主要因素 / 41

第三章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古典期(约公元3世纪—1180年) / 51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汉语教学 / 51

第二节 遣唐使的汉语学习特点 / 84

第三节 古典时期奠定汉字对日语的影响 / 87

第四章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转型期(1180—1868年) / 98

第一节 从接受汉语到改制汉语 / 99

第二节 江戸时代唐通事的汉语教学 / 102

第三节 西方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思想的影响 / 116

第五章 侵华战争时期(1868—1945 年) / 121

第一节 汉语教学的“巅峰状态” / 122

第二节 关于实用主义的讨论 / 127

第六章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思考 / 140

第一节 正面阐释汉字的价值 / 140

第二节 汉语教学原型化理念有待深入研究和贯彻 / 152

第三节 原型化与国别化的对接 / 160

第四节 借现代教育技术深化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 / 172

结 语 / 204

参考文献 / 207

后 记 / 224

第一章 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背景

第一节 现阶段日本汉语教学的困顿

国别化研究是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在 20 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有大批留学生来到中国,中国的各个大学都开始了“联合国班”式的对外汉语教学。紧接着,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迅猛发展,海外各国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海外汉语教学甚至深入社区。

汉语教学工作轰轰烈烈的开展召唤着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再到汉语国际传播,概念的更迭标志着汉语教学工作实践对研究工作提出了新问题、新要求。近些年来,汉语教学国别化研究已经成为热点,日本汉语教学研究必定备受重视,因为正如王顺洪(1992)所说,“日本的汉语教育源远流长,其基底、历史、果实,非其他外国所能达比”^①,在世界汉语教学的大棋盘上,日本“是一个举足轻重、富有影响的国家,当然应名列前首”。

翻阅日本汉语教学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如果只是查看汉语教学现状,可以整理出各个地方现有教师队伍、教材状况、教法流派、考试实施情况

①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M],王顺洪,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2:序言。

等资料,但是这种国别化研究却难以让我们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性问题。就拿日本的汉语教学研究来说,如果只是把它看作众多二语习得活动中的一个,跟分析其他语言教学一样来分析现阶段日本汉语教学,就会发现有些问题与现有理论阐释纠结不清。日本是较早开始汉语传播和汉语教学的国家之一,但是很多大起大落的现象也很令人感慨。要想对日本教学历史进行深入探究和思考,就必须走上从现状到历史的考察之路。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希望抓住“国别化”和“历史”这两个关键词在当今汉语教学学科建设迫切需求下的“巧遇”,全面整理和分析日本历史上的汉语教学资料,包括教师、教材、教法以及考试等方面的内容,试图以此加深我们对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印证我们对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面对当今汉语教学中的种种现象以及困惑,相信从历史上寻找现象产生的根源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第一章介绍了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的背景,笔者将对日本汉语教学的现状做一个简要说明。按照整体的研究思路来看,所谓现状需要从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开始说起,而现阶段日本教育又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此时中日两国处于隔离状态。日本投降后进入了美国占领军监督之下的非军事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改革时期,是全盘追随美国文化的时期。日本二战战败后,在国际社会的约束和自身的转变下,确立了和平发展模式,战后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和向世界经济大国迈进的目标。

这个时期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教育决策采取国会立法制,教育行政采取地方分权制。义务教育由6年延长为9年,在重视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重点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从“英才化”变为“大众化”,乃至后来发展为终身学习体系。而且日本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其小学国语课就非常重视小学生对汉字的书写练习,从中学开始的古

代日语教学内容中有《论语》、唐宋名家诗词、唐宋八大家文选等内容,要求学生(用日语)诵读。这些内容对汉语教学来说是很好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和信息化的发展而进入的世界格局多元化时期。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关系从隔绝到交流,经历过相互接近、蜜月阶段,汉语教学复苏并渐渐成为日本第二大外语教学。

第三个时期是近二三十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崛起的同时,日本出现了经济萧条的情况,特别是与中国的进步相比,其经济和教育均出现衰退,中日关系又进入了摩擦、疏远、冷淡甚至相互认识恶化的阶段。21 世纪,实现经济腾飞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令人瞩目。新形势下国家汉办提出的汉语国际推广六大转变使得日本汉语教学历史掀开新篇章,孔子学院的出现使得学习汉语人数再创新高。所谓推广工作的研究更向着汉语传播研究深入(如图 1-1)。



图 1-1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日本的社会环境和中日关系变迁

一、教学机构

现阶段日本汉语教学机构模式,仍然是明治后学习西方教育体系的延续。现阶段日本汉语教学以大学为主战场:(1)外国语大学的汉语专业,既重视汉语基本技能训练,又重视汉语基本理论和中国文学、历史、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知识的传授,将实用性、理论性、知识性相结合;(2)综合大学的文学专业、中国文学和语言专业在汉语、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的教育和研究所占的比重很大,汉语教学在入门教学之后,主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3)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历史等专业中,有中国政治、经济、历史专业,汉语是所有专业都要选修的第二外语;(4)近年来不少高中(高专)在外语专业、国际专科中开设了汉语专业,着重培养学生的汉语实用能力;(5)普通高中设第二外语选修,汉语成为首选;(6)在社会机构方面,文化补习机构、私人教室、函授教育中的汉语教学随处可见。

战后日本看到了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看到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把国际理解能力的培养确立为教育宗旨。197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对策》成为日本继明治维新、二战结束之后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蓝本。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国际化从三个方面展开:

(1)针对日本人的国际化,通过海外日本人子女教育、国内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的设置和改革、鼓励出国留学等途径,培养日本人的“国际素养”。小学利用综合课学习时间讲授英语会话,初高中外语课为必修课,高等教育领域新设冠以国际之名的学科等。

(2)针对在日外国人的国际化,通过日语能力考试等方式扩大日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3)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战后日本的汉语教学以大学中文系为主战场,以大学、高中、初中第二外语副科以及社区文化学习班为辅助,遍

地开花。这种做法与国际上外语教学做法一致,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

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如果从 1971 年算起,已走过了近 30 年的路程。日本政府、文部省和中央教育审议会倾注了多年的心血,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使教学水平得到质的提高,促进制度的多样化、运营机制的灵活化等软件方面的改革,让教育成为强国富民的先导。但是我们看到,改革或多或少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导致了后来的教育荒废现象。

二、教师、教材、教法

(一)教师

中日关系隔离时期,中国教师比较少。现在日本的各个大学不仅都聘用中国人做教师,而且多数学校的汉语课都由中日教师共同承担,现阶段日本“本土”的日本人教师大部分都有到中国留学进修的经历,中国教师还有不少是没有语言学专业知识的,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还没有实施。从中国派遣到日本的汉语教师的日语水平较低。

日本汉语教师的生活现状是:专职教师不多,工作不稳定。全日本高中、大学的汉语教师共有 400 人以上,其中 65% 以上是每周到校一两次的临时教师,正式教师约占 26%。教师在职进修和科研工作不足,较之英语教学来说,在设立外语教师助教、海外语言实践基地(对口交流学校)等方面仍有不足。目前教师教学和研究协会主要有:

(1) 1946 年成立的日本中国语学会,现有会员 1 100 多人,每年秋季举行一次全国大会,会刊为《中国语学》,每年出版一册,有海外会员制度。

(2) 中国语教育学会,1996 年筹备会成立,2002 年 4 月改为学会,有会员 400 多人。每年春季举行一次全国大会。会刊为《中国语教育》。

(3) 全国高等学校中国语教育研究会(高中汉语教师协会),1982 年成立,有会员将近 150 人,每年春季举行一次年会。1987 年编辑出版了汉语教材《高中生的汉语》(白帝社)。

(4)日本商务汉语学会,1990年成立,主办商务中国语检定考试。

(二)教材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侵华战争时期,汉语教科书铺天盖地却质量平平。内容上七拼八凑、相互重复。自《语言自述集》开始的、受西方语言教学思想影响的汉语教材编写模式,在100多年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突破。现阶段日本大学的二外汉语课堂用的教材,或者其他学习方式的教材,一般按初、中、高等级,以学期或学年为单位编写。这类教材多数是综合性的,等级的分类并没有科学统一的标准,各大学的课程设计、教学计划、对学生的要求也不同,所以每年都会有大量初级教材出版。

初级教材泛滥成灾、千篇一律,语音教学部分都是3到4课,正文部分多则20课,少则10课。10课大致为一学期的学习内容,20课则供一学年使用。内容以日常生活为背景,采取句型或对话形式编写。重复编写的基础教材过多,初级与中级教材在衔接上尚欠缺内在的系统化联系,造成“大量的初级、困惑的中级”局面。

中级教材五花八门。中级汉语教学目的似乎不一致,中级汉语教材定位也不明确,内容安排以文化或现实社会生活为主,练习设计上随意性较大,必须有教师在课堂上讲解才能合理使用。高级教材则凤毛麟角,生词中甲级词的覆盖率远低于中国出版的汉语教材。课堂外用的教材形式比较生动多样,适合自学。

据调查显示,日本汉语教材数量从1985年开始稳步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推出不到50种,2000年以后每年发行的汉语教材达100种以上,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汉语教材软件,每年新出汉语教材已超过150种。从1978年到2008年底,日本累计出版了2100种以上的汉语教材。众多教材延续了战争时期教材的编写习惯,虽然有些角度、技巧求新求巧,但是称得上精品的汉语教材并不多。1998年至2007年间,有167家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教材在纪伊国屋书店销售,共销售汉语教材1310种。代表性的出版社有

东方书店、光生馆、白帝社、白水社、金星堂、骏河台出版社、朝日出版社、同学社、三修社、郁文堂、好文出版社、ALC、ASK 等。发行量较大的刊物有《中国语 JOURNAL》月刊,由 ALC 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 年 11 月发行初刊;《听中国语》(*Listening Chinese*)月刊,由日中通信社出版。读者自由选择的余地很大,10 年只卖出一本的课外教材非常多,一本都卖不去的也不乏其例。

(三) 教法

由于中日交流中有大量语言习得成功的人士,这些人做语言教师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用翻译法。翻译法是指用母语讲解语法、教授外语的方式。可以说,最初的语言教学脱胎于语言翻译,翻译法是比较初始的、本能的教学法,在语言教学学科意识不足的时候最常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使用翻译法进行汉语教学的例证。金国璞、宫锦舒两位教师在东京外国语学校讲授汉语课时使用《士商丛谈便览》和《中国商业用文》,他们是这两本教科书的编写者,也是使用自编教材上课的主讲人。这两本教材都有译解本出版,田中庆太郎在《士商丛谈便览》的译解本《东语士商丛谈便览》的引言中说:“金卓安先生(即金国璞)即将离开东京,把《北京官话士商丛谈便览》翻译成邦语并且刊行的工作托付给我。”田中庆太郎在《中国商业用文》例言中说:“原稿写成之后,原著者叮嘱我在书中附上邦语的译文,也就是说,在业务闲暇与忙碌的时候,试着去翻译,但不必拘泥于原文,译出其大意即可。”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授课时使用了翻译法,翻译法的特点就在于语言大意的解说,严格地说,这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语言教学。

御幡雅文的《沪语便商》是上海方言教科书,《沪语便商意解》是御幡雅文《沪语便商》的总译本,装订、规格与《沪语便商》相同,二者同时发行,也是翻译教学方法的一例。宫岛八大的《急就篇》写成后,宫岛大八自己编写了补充教材《急就篇总译》,还有别人的《急就篇总译》《急就篇详译》等。这样

的例子为数不少。

在日本现阶段各个大学以及社会语言教学机构用翻译法讲汉语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有些教师用“地道、流利、文雅、美丽”的日语解说汉语的意思,有些学生也比较依赖“完全听懂意思”,更有“语法翻译法”甚至是解说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教学效果值得商榷。因此现在有些汉语教育专家提倡“直接法”教学,就是不使用日语,直接用学过的汉语解释未学过的内容,有些教学机构只聘请从中国内地来的没有学过日语的汉语老师到日本教汉语,让学生学习“纯粹”的汉语,直接法和翻译法处于并立状态。

日本出现平假名、片假名后,开始“改造”汉语。据《宋史日本传》记载,984年,日本僧人裔然到访宋朝,“裔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即以笔谈方式进行问答交流,笔谈方式就已出现。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还有铃木道宇编写的汉语教材《笔谈自在军用日清会话》。借助汉字透视汉语内涵,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在中国人学习日语的人群中和日本人学习汉语的人群中,不少人有日语/汉语不是外语,中日“同文同种”的想法,有一种日语/汉语容易学的“先入之见”。所谓“容易”也含有轻视的感觉,认为可以只看不说,学习中可以囫囵吞枣、大而化之地蒙混过关。但是汉语和日语毕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以现代语言教学思想来看,笔谈交流并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汉语学习,汉学鉴赏也不能等同于汉语学习,但是日本学生对汉字有天然的亲近感,笔谈方式的汉语教学可以降低中日语言交流难度,降低汉语学习门槛。借助汉字这根拐杖,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制作日本汉语教学国别化词表。

日本汉语教学现状总体上怎么样?在日本常年从事汉语教学的史有为在《日本汉语教育疑相析——现实与理论解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3年第2期)中指出了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学生的发音一般都较差,尤其是声调,元音 u、e、ü 和卷舌辅音发音存在较大问题,语调就更不用说了。